

## 四川考古實習報告

姓名：何穎思

實習機構：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

實習日期：30/6/2018-30/7/2018

這次十分榮幸能夠參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共同舉辦的實習。在這短短一個月內，能在三星堆和江口這兩個遺址，親身體驗不同的考古工作，在旁還有各位老師的悉心指導，實在是非常難得的經歷。

### 實習內容

在是次的實習，我分別在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和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工作站體驗不同的考古工作。由第一天在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内，開始分陶片到其後的拼陶片和粘陶片，每一個工序都讓我對陶片有更深入的認識。還記得第一次面對滿地都是的陶片時，我是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從何入手。但經過段老師的指導後，我就懂得要全面地觀察陶片給出來的線索，例如：陶片外內顏色和質料的分別，知道陶片是在器物的什麼部位，是屬於口沿部分、腹部還是底部？雖然過程中會感到無助，因為我總是拼不上，但是同時對陶片有更深入的認識，例如：有些的夾砂陶的胎面層位分明，有些則沒有明顯層位，而每塊陶片內的砂粒大小和密度也是不一。



圖一 正在進行陶片分類

除了一直在分和拼陶片，我也嘗試了用熱融膠粘陶片和使用石膏進行文物修復。這兩項工作十分講求原則和步驟，每一步都要小心，不要把陶片粘到變型和改變其它原本的形狀，否則會影響後一步的修復以及未能反映出器物本身的形狀。記得我初次粘陶片和修復文物時，都很害怕會出錯，破壞了文物，但在過程中，我明白考古是講究技術和經驗。記得老師段在指導時說：「塗石膏上去時需要一個度，不能太多和太少。」而要把握好這個度就需要相當的技術。而如何能夠把器物還原地修復出來，就需要對器物的器型和特徵有一定的認識。這些的技術和知識都需要多次和長時間的嘗試、實踐才能熟能生巧。



圖二 我所修復的器物

其後，我們轉到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工作站進行實習。在江口遺址工作站，我接觸了新的考古工作，就是在野外手持洛陽鏟做鑽探、使用RTK測量、做調查、訪問村民，並在室內統計釘子和文物攝影。而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訪問老街坊關於江口沉船的傳說。因為我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聽不懂四川話，只能透過觀察身體語言和語氣去嘗試了解村民的回答，但是這只是能了解很少訊息，內心感到無奈。因為語言不

通，未能在訪問中把準備好的題目問出來和作出更深入的追問。這次的經歷讓我深深明白，在做一項調查前，應先學好當地的語言才能獲取相關訊息。而經過這次的調查，我發現周邊居民對於江口沉船遺址的考古工程以及興建博物館的事十分關注，也有興趣想知道更多和最新的信息，讓我明白考古和公眾有密切的關係，即是公眾沒有直接參與考古工作，但他們會以旁觀者的身分去看整個考古工程和相關的善後工作，會提出一些建議是考古工作人員未能發現的東西，有利考古的工作。



圖三 在野外手持洛陽鏟做鑽探



圖四 在野外使用 RTK 進行測量



圖五 在訪問村民關於江口沉船



圖六 文物攝影

通過這次的實習，我對中國國內的考古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讓我再進一步思考自身所身處的香港在考古工作與相關的文化遺產的實踐的情況。以下則比較和分析四川三星堆遺址、江口沉銀遺址和香港的考古情況。

### 比較四川與香港的考古工作

考古工作包括發掘前的調查、發掘、記錄、室內整理，同時也需要對出土文物及遺址進行分析，修復及保存相關的文物、編寫考古發掘報告以及進行研究。

發掘前的調查、發掘時的記錄、和發掘後的室內整理和保存文物是基本、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在分析及修復相關的文物和遺址方面則有不同。對於四川三星堆遺址和江口沉銀遺址出土的文物一直有不少學者研究。例如學者已經

將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器物進行分期研究，已經對於不同時期的器物組合和器物變化的過程有深入的了解。相反，香港有不少文物被發掘出來後，只是進行到室內整理和保存的階段，甚少有作進行相關的研究和分析，未能從物質世界建構和了解當時的歷史。

在政府參與考古工作的程度上，四川三星堆遺址和江口沉銀遺址的發掘工作是由省所主持。相反香港的考古發掘工作是由民間組織主導。兩地政府在參與考古發掘工作的角色有所不同。

另外，由於遺址的範圍不同，三星堆遺址和江口沉銀遺址的發掘時間較長，三星堆遺址自 1934 年首次進行正式發掘，直到現在仍在發掘工作。相反，香港的考古發掘時間相對較短。

### **比較四川與香港實踐文化遺產的方式**

因為兩地考古遺址性質和周邊的環境不同，使其在保護和展示相關的文化遺產的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

三星堆遺址周邊有不少民居和農田，而江口遺址周邊有不少村落，而都是低密度發展的地方。雖然興建博物館會涉及土地和賠償的問題，但是博物館的興建有助吸引遊客前來，有助當地的經濟發展，故此原址保留遺址並非受到很大的阻礙。而三星堆和江口遺址都在遺址附近興建博物館去展示遺址出土的文物，雖然江口遺址仍未開始興建博物館。但可見四川在保護相關文化遺產的方式上較為單一，就是興建博物館。而三星堆遺址設立了兩座博物館，分別是展示出土文物的三星堆博物館和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由三星堆博物館管理，現在是免費入場參觀。園內有重塑當時考古發掘的情況和一號、二號祭祀坑當時文物出土的情況，亦設有簡單介紹板介紹遺址和指示牌。除了設立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外，還有不少遺址並未能納入在

遺址公園的範圍內。我認為三星堆遺址可以設計出一條讓人參觀遺址的文物徑，將不同的遺址，如：兩個祭祀坑，月亮灣，城牆等串連起來。



圖七 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重塑當時考古發掘現場

而在保護城牆方面，博物館設立一個小屋去保護城牆的剖面。剖面仍有文物，但由於剖面經常出現裂縫，只能用泥土修補和用相關儀器監測剖面，而現時剖面未有開放予公眾進入參觀。



圖八 保護城牆的剖面的小屋



圖九 城牆的剖面

相反，香港在設計保護遺址的方案時，除了興建博物館外，亦會以其他形式保護和展示遺址。由於香港有不少考古發現都是在進行基建工程時和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環評)工作時發現的，故此涉及興建基建與保育遺址之衝突，特別在市區發現的遺址。為了平衡兩者，香港在不少遺址均與基建共存在同一個地方，甚至講求要活化和善用相關的文化遺產或遺址，希望將其與社會連繫起來，並能帶來經濟效益。中環 PMQ 元創方的前中央書院遺址就是展示在地下展覽廳，而 PMQ 元創方已被活化後成為創意中心，內有香港本地設計師工作室、商店、餐廳及展覽場地等。因為地方空間有限，往往只能展示出相關的遺址，並未有重塑當時考古發掘和文物出土的情況，部分甚至沒有向公眾展示出土文物，反而收藏在與遺址無關的文物探知館內，使相關文物脫離其本身的出土環境，不像三星堆和江口所出土的文物出現在鄰近遺址的範圍內。

## 總結

最後，在此再一次感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讓我能夠在三星堆遺址和江口沉銀遺址體驗不同的考古工作。同時也感謝工作站內的各位老師的指導，為我對考古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反思，同時也帶來難忘的回憶。